

槐野先生存笱稿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四

左輔王維禎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策五首

營務策

邊計策

制將策

兵法策

黃河策

策

問昔宣王之詩曰王旅嗶嗶夫王旅言 天子

之兵也。嗚嗚言衆盛也。其以威虜止暴，盡在是矣。我國家自成祖皇帝建都于燕，立三大營以蓄戰卒。乃後又分立十二營，號曰團營。其時猛士健馬咸集其中，蒸蒸焉稱衆盛矣。頃歲以來，燕虜數窺邊關，謀國之臣爰念古有細柳之屯，京師不得忘備。而團營兵議者以爲視昔甚寡，弱急無賴焉。夫寡弱何由哉？古者天子居于京師，則稱曰居重。以馭輕。又曰彊榦弱枝，稽之皆言兵也。伊欲令其寡更復衆，弱更復彊，以重內以彊榦，以威虜止暴也。安事而可其爲？

條凡幾夫醫貴診切而効在鍼砭士貴論辯而用在興除賢輩其籌之議之熟之復之

夫謀國者有深憂則有至計有外慮則有內脩何謂深憂團營之兵是也故將不獲良非憂也士不充伍非憂也馬不任乘非憂也器不精利非憂也兵不服習非憂也謂今時若此後時將奈何念逮後時故云深憂也何謂外慮 國家建都幽燕與胡虜隣北有居庸西北有紫荆重關險塞屯兵置守至無虞矣脫有不意關吏失鑰戍卒離次邏士負墻而臥虜突一騎得飲關下之池我將我士我馬我器皆弛不具將

奈之何念逮關塞故云外慮也何謂至計內脩卽至計也何謂內脩將獲良士充伍馬任乘器精利兵服習也初 成祖之都幽燕而北伐胡也深入數千里不見一人而還車騎輜重動數十萬胡安得不懼於時設有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三營之兵 天子依則周人蒐狩之典親加校閱於是驍將猛士健馬利器皆蓄其中又爲之立禁私役一卒者舉私乘一馬者罰將有考選之規士有練習之條馬有飼牧之令器有苦窳之戒當是之時何憂胡哉宣德以來宿將舊卒消亡過半又席戰勝威強之餘虜旣不來武亦

不講因循而及正統之季遂有土木之厄兵力之衰
至是極矣景泰初謀臣効計乃選三營精卒十二萬
立十二營分符置將團聚操練號曰團營又爲之中
飭故禁士不得私役馬不得私乘其他諸令皆如故
而一時人心感憤爲主敵愾上無保軀之將而下有
飲血之卒城門三戰虜人竟不得一焉已而歷成化
弘治正德以逮于今距景泰又且百年百年皆太平
則曩所號精兵十二萬者復半消亡見存者半疲鈍
矣虜謀者行入國中先偵我兵我兵如此是安得弗
憂夫士消亡無衆也士疲鈍無強也無衆無強在罷

國且不可而况京師乎傳曰京水也師衆也地下之衆者莫如水地上之衆者莫如人 天子之都大衆所居故曰京師無衆不可也且有衆則有疆無衆則無疆有衆則京師重京師重則四方輕是之謂居重馭輕有衆則京師壯京師壯則四方弱是之謂疆幹弱枝以今觀京師輕重疆弱瞭然可見是安得弗憂執事策愚曰伊欲令兵寡復衆兵弱復疆安事而可爲條凡幾愚請先指弊孔而後効便計初制大將之提督團營也令其將識兵情兵識將意有事而出兵將相習固足賴也而今則其形存其實失矣初制兵

在團營者不得擅役諸役咸取之三營而今則不問
何營半屬私門矣初制諸營牧馬各予草場而今則
半入權家半沒民田矣初制團營弓刀甲冑之屬皆
出諸省部送京師而今則諸省部送者皆苟且應文
亡其實矣初制團營操法五日之內下陣走馬二日
較藝習射三日部置既定卒不再更而今則雇代之
弊滋講肄之條湮矣夫將不識兵無將也士在私門
無士也馬失草場而損無馬也器亡其實無器也雇
代充兵無兵也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乎夫兵設而不
盛是法不用也法立而不循是禁不嚴也禁厲而不

肅是罰不決也罰決而不避是信不孚也信者何上
之心置于下腹下之情徹于上耳未令而衆料其必
爲未禁而衆擬其必止故令則行禁則肅矣治兵而
無信猶束亂薪而不爲結也今若選將愚欲徵調邊
鄙偏裨分典兵符如出軍吏則倣武舉之制守次待
需彼其目恬白及志甘馬革旣不畏胡又肯辭難信
不使統綺之胤信不開請謁之門若此將無弗良也
今若選卒愚欲嚴私役之令申削級之條信而施之
視役多少爲削重輕甚者罷免又甚者謫發如是則
士在私門者少在什伍者衆衆中抽奇奇士且出練

一奇士令教十士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以千教萬士
無弗充也今若牧馬愚欲遣使躬歷草場故地按視
方域建標爲識沒權家者收之仍罪權家沒民田旣
出租者收之與復其租信持初法夏秋馬信在場春
冬信給芻豆若此則有馬者不藉雇直而足馬無弗
健也今若治噐愚欲凡隸中原江南諸省不屬邊方
者第令出材輸之臨邊諸省責令造作彼其經戰則
知技論技則知長校長則知利得利則思好有以惡
來者信罪之若此噐無弗利也今若練兵愚欲更署
部伍立一人爲之長諸各籍記年貌署定令長自相

識又令部伍各相識操日長視其部伍部伍各視其
輩有不應籍者攻之出信罰之互相遁者信連坐若
此則士有常操常操而兵無弗習也夫將旣良矣士
旣充矣馬旣健器旣利兵旣習矣五者不缺一虜卽
南牧無慮也治兵在一時而安利施後世嗣是以往
無憂也故有憂者無憂有慮者無慮怠弛招患而玩
愒生戚也往年虜嘗逼居庸矣至廕天子之憂詔
遣團營兵出擊之於時兵出可當敵者無幾何賴
皇威輝赫先敵所被虜旋移去難定莫更以團營爲
計者頃來虜勢益張議者漸廣顧又憂措手足益

之也何難乎有始作之難有既作之難何謂始作之難國利在營卒實伍臣利在營卒去伍也卒去伍而利歸于家故利國者必不便于家固有家者之仇也夫治大瘍者必創之使痛鍼砭甚而其病脫釐大弊者必苦之使懼掎擗嚴而其害已於是仇者伺之有可以罪被者以法中之不可以罪被者以危言傷之故利國者之在事也無銖兩之効而卽有鈞石之咎四體未動而先困于口矣何謂既作之難自卒去營伍其有者以財賄買便身游都市操其竒贏以賈大利亡者貸錢行販或傭作要直以顧其私非一日之

積矣今糾而集之在伍令離市肆而就行列背游手
之樂而使之執矢石之勞棄日見之利而服甚苦之
事則恚怨興恚怨興則謗沮至謗沮不聽則射矢之
計入而附耳之奸効矣於是謀國之臣不盡其處中
道而跌而又蒙惡聲曰更張過而好生事也夫人臣
之謀國也其不爲利也亦且爲名也而故毀其名謂
不毀其名則不能危其躬也代者懲往塗目塞耳一
不與仇豈有國者之利哉方今之務欲釐弊而不令
人仇則莫若與共功欲練兵而不令人怨則莫若與
恤私所謂共功者與之開其迷惑說以隱禍如其省

悟革非與之戮力善則歸之不自有也謀則就之不
自擅也如此何仇之有所謂卹私者非人情而令之
令卒不行其富而滑脆不任兵革者及獨子而家累
重者準漢踐更之法明令雇代著名在籍代者至老
乃更健卒當其游市末作贏利今可拔之令出署以
美驪于校藝時待以厚賞而不爲偏如此何怨之有
不仇則不憂始作之難不怨則不憂旣作之難營兵
大脩而國家獲利謀臣畢志完名並受其福矣卽若
我故共之而彼故仇之是與國作仇者也我故卹之
而彼故怨之是與國作怨者也仇國者不忠怨國者

殺法聞于天子聽所裁決謀臣不得擅事專斷卽若擅事專斷也是又資仇怨之口而自危其躬也非能解結批亢者也

問我國家建都北平以宣大薊州爲肩背以遼東爲左臂謂其外與虜接而內距京師不遠也故先朝謀臣於此數鎮恒注算焉正德中北虜突入宣大寇白羊南逼居庸近矣已而見我軍三面至虜輒遁去卒無所得于時兵何卒辦將何卒良至今人有傳其事者可爲訓乎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射傷裨將桀矣本兵請使

責問求執其子償其罪以明 朝廷之威自是
朶顏諸部畏威奉貢何謀以制之也成化末海
西建州諸夷數犯遼東守臣議主撫本兵議主
勦卒用本兵議興師伐之遼東以寧由是言之
則主撫者非矣乃復有言勦之非者何哉今朶
顏諸部海西諸夷往往竊發爲二境患北虜益
驚悍莫禦故就爾諸士訊所聞而知者以裨邊
計苟有自獻而足効者卽不襲故計可也

愚聞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
間時王恭襄在本兵書聞乃卽選大將一人叅將二

人督京營兵練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
宣大整兵備之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
得怠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響而趨
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卽遣所選將所練士出擊之遼
東兵自左臂至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旣合虜狼顧
駭慄一日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
伺我懈而冀得縱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
計中矣益虜凡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
利不足示信自虜駐威寧卽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
者真謀臣也又聞正德中朵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

蘭谷也參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死恭襄乃請遣使責問花當卽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懼服如令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鬪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蔗含而弗忍唾之也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竟不絕漢好卽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惠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衷若恭襄者眞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驅掠甚盛我軍半創死本兵馬端肅

議曰夫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勦之宜否則長驚而狎中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勦必啟釁撫之宜 詔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馘以千百數赫赫燁燁威振殊俗矣夫女直嘗起海西據中土非細物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也今勦之是我制彼也其時余肅敏譏之曰寧成功于門庭之間勿遠致于敵人之境斯馭夷之恒調非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真謀臣也夫謀臣之在事也未事而畫之則爲之計利害籌多少視遠視近校彼校我若大賈行貨度三五之數而等貴賤之利也其畫定而

舉也不可譖奪不可旤怵迅往迅邁飄飄乎若鷲鳥
之搏也若峽水下舟而放之疾也故始無輕發卒鮮
隳事後至者弗可弗稽也夫大匠以目中然未有離
繩墨巧者也上醫以意中然未有舍方書神者也兵
亦若是而已頃歲以來朶顏諸部恒出兵以撓剗疆
不宜置之不問且 國家所以懷夷者甚厚而久授
爵降印世世弗替乃復和親北虜市外交而恐喝疆
場之臣以要賞益貨否則來侵弗可狃也可及其來
朝諭之禍福戒勿負恩絕好其撓邊甚者按依前事
固求其人罪之卒之蒙罪者少被賞者多少不勝多

則威不勝德不傷國重不起禍階則朶顏可常服也
海西諸夷屋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侵掠與北虜同
蓋兼二俗有之兼二俗則易制也夫屋居田作則內
顧重內顧重則鴛巢之令得懾其奸且彼內附久則
信義可責於其來侵時出銳師以逆境上名曰鴛巢
按且勿進令來無義兵乃解比既歸義則要取盟誓
文書以持後事夷即難信結我將兵之有詞也如此
則勦存撫情撫寓勦威海西夷可常服也至若北虜
制之固有舊筭而効卒罕睹何者庸將先失之懦將
後失之也何謂先失之庸將大入其兵非一日能集

也又其性儼黠結營在此所向在彼倏東倏西疾于
鳥舉此彼醜恒態也覘者至苟得虜情能卽發符徵
兵分地據守又於要害之口必從之路多張旗幟盛
振金鼓示形以必不可犯示間以必不可乘虜衆望
見憚不敢逼守之無何且移去矣而將不早圖遂令
穿塞而入肆螫我土故曰先失之也此智不能照謀
不能先故曰庸也何謂後失之虜旣入塞或合十萬
之衆結爲一營而我軍數萬分爲數處勢不相當安
可進取惟得利歸也則所得有多寡彼醜有喜怒及
旣出塞輒各分散不相顧藉苟俟之歸路谿谷之間

阨塞之處伏兵邀擊奪獲畜產卽以其半與之宣大
之人習勇好利將奮九死應矣而將不此圖遂令十
來十歸窮來富歸虜無遺矢缺戕之勞而安取漢財
如索諸寄故曰後失之也此其保爵愛身憚禍求全
故曰懦也且彼旣僨事矣而始罪之罪之當也無救
于僨也故選將恒談而制虜之術要不出此其若選
將則莫如守臣自薦所知本兵因視所宜任之守臣
得良將則外有與本兵得良將則內有恃殆無憂制
虜之術矣雖然本兵守臣此兩臣者尤要也尤要則
尤宜擇也是故 天子內擇本兵非有識者弗與也

外擇守臣非有識者弗與也兩臣者起而應擇內者
量力未能勝弗敢舉也外者量勢未能運弗敢任也
上擇固精下量又審則才者處權才者處權而疆圉
之不固者無有也本有他長授以樞管則用非其能
用非其能而責疆圉之必固安有也故兩臣先識無
識者弗可與也彼王恭襄馬端肅者並以識勝不識
其識則不用其謀故國有識者又貴識識者何也百
年之計不可以目前効而見在眉睫者謂迂也獨睹
之計不可令衆庶見而不得其指者謂詭也持重之
計似怯趨時之計似輕勝計佯敗取計佯與凡此皆

難識故有識之士恒爲不識者擊之識者一明其指以示無他則謀泄事去與無識同歸矣是故孔子譏不密管仲戒漏言兵且壓境敵國不知其向終日治旅左右不測其爲納之死地猶如用我者置之安利猶如危我者故兵事稱機謂發乎此應乎彼利害迅疾効如去矢胡可泄也胡可漏也此則有識者任兩臣而擇此焉可也

問古之言曰君將將將將兵又曰閫以外者將軍制之夫云將將是將聽君制也曰將軍制之則君不以制令便宜也此兩言者孰當也李牧

之才不溢于李廣而牧祗以趙許便宜得以擅斷橫行匈奴不敢近塞漢誠廣勿使當單于令廣軍出東道廣失志卒敗由斯而觀則言將軍制之者豈當乎且武帝素壯廣比至行軍輒抑頓之不究其願何見哉牧雖伸威匈奴大破數十萬人然先以數千人委之乃後得計夫以我易彼卽所傷過當非完事也趙王何以不問夫將猶鷹也臂鷹者不得解絛錠解卽弗制至搏擊効能非令其飄颻蕩颺安遂乎茲欲爲之不制而制制之不制其術何以彼趙漢兩君者似

得之諸士其謂之何

人君命將而假之權則將重然辨將先之矣大將持
權而將其衆則功成然料敵先之矣夫敵害我者也
我衆害敵者也兩害相搏必一遭創不料則敵害我
矣料之得計則我害敵矣故將有料敵之智而君假
之權是與庖丁利刃而便解剝也成功必矣將無料
敵之智而君假之權是驅昧子踐谿壑也敗仆必矣
夫權者何也戰守攻圍緩急進退自我決之者也而
人君每惜之恒從中撓之於是將自拘拘則內顧而
多憚何功之成故君而握權恐不予人者不可以責

功責之則將有解君不辨將妄與人權者不可以悔
敗悔之鮮有及也李牧雖賢非趙王許之便宜則牧
無名李廣雖以漢帝制不獲成功竟死卽不制之令
行其意功亦不可成亦竟死愚讀史傳至李牧則歎
趙王賢至李廣則歎武帝明今請畢其說焉夫李牧
者趙才將也趙王使牧守鴈門曰牧能擊胡可却趙
國患牧至不與匈奴戰下令曰匈奴入寇急入牧保
敢戰者斬如此數歲王怒而讓李牧牧不動如故王
奪李牧將令他將代之他將數與匈奴戰不利敗亡
多趙王寤曰牧計良是哉復起李牧守鴈門牧令却

如故不出戰後匈奴小入侵趙牧稍出軍佯敗匈奴
殺趙二千人單于聞之輒大入牧乃勒兵數萬人翼
擊之匈奴軍十餘萬皆破殺單于遁走語在牧傳中
夫趙國迫邊與匈奴隣匈奴窘急必出而騷趙則趙
乃匈奴之苑囿也趙苦匈奴猶之附頸之癭著背之
疽未始一日忘除也牧不擊匈奴實重違王指及承
王讓而固不擊王豈不能殺牧哉知牧故多算故且
令他人代之以觀戰守之果孰便也旣一寤而召牧
聽牧便宜牧所不便不以強劫牧用此得意于匈奴
趙國以寧卽失趙二千人然前數歲收保所活者不

知其幾何人矣後數歲匈奴不敢擾所活者又不知其幾何人矣兵家無十全之利將欲取之必故予之九亡而一存罪之可也小衄而大獲寬之可也故曰趙王可謂善假權者也夫李廣者漢才將也武帝時廣爲前將軍從大將軍擊匈奴大將軍知單于所居自走單于而令廣出東道廣請于上曰臣願居前先死單于上不聽廣愠怒引兵趨東道與大將軍相失大將軍簿責廣廣不服自殺初廣出鴈門擊匈奴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後出右北平全軍幾沒武帝曰廣年老數竒勿使當單于語在廣傳中夫廣號飛將震

于匈奴武帝豈不欲以虜所憚漢所有者博一奇哉
顧廣好勇而輕趨兵出輒困鴈門之亡北平之敗殊
不厭帝心若曰廣前兩出值匈奴兵多廣何得與戰
令匈奴輕漢故抑制之不令當前固使出東道出東
道與單于相左若當前正與單于遇遇則復敗亡也
廣死以爲漢困我有將如廣武帝豈欲困之謂縱之
適亡之困之實保之也且射虎危道也虎而騰傷廣
竟射殺之與猛獸爭雄兵法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
地廣安知之哉當是時漢庭皆推其勇夫冒白刃蹈
湯火此一校之長非大將之器也武帝雄才部署諸

將如師消鼓絃安柱調撥咸適或令同道或令異道
或令從行或令專趨悉當其能李廣之才與衛青不
甚相遠乃令廣軍統于青受青約束武帝善假權亦
善惜權他主不及也故李牧損趙軍而趙王不問非
宥之也不當問也所謂闔以外將軍制之也漢止廣
勿當單于者非少廣故抑頊之也不可不制也所謂
君將將者也嗟乎爲將者亦難矣弛張大擅則上疑
其志勲伐大顯則衆嫉其能才氣大毅則君制其命
紀律大嚴則衆譏其苛明以其計語人則機泄而事
僨不語之則謗起而身危凡此於將爲患於國弗利

人君不可不察也苟察之則諸患皆消不察之則諸患並集且牧豈反趙者哉王遷用郭開讒卒殺之信浮淫之說而甘壞干城之將秦兵至而趙遂無類趙自亡也非秦能亡趙也廣固輕慄然氣益諸將其部下已俱矣廣將兵至白首猶自爲郎廣安能平老而固請當前者侯心尚未忘也漢卒抑之旣死廣三子悉拜爲郎生而柰何惜一侯哉漢固不殺廣亦苦廣甚矣是故人君之御將也鑒別誠精則任不謬處置得宜則責不怨戰守攻圍緩急進退惟將所裁吾不制于前也卒而論功罪等賞罰天子之威福行焉若

曰不制實制之矣勝敵者賞沒軍者誅功大而罪薄者貸罪重而功微者謫銖銖絲絲計量分明制之何急也然始而約法中而調度一自外決不從中授又何嘗牽綴之也故嬖人勿將無言能制賢將與權無言復擾昔有張子病腫而命醫均治之張子謂曰非吾背也任子治焉治之遂愈夫身之與國而猶此也必有所委然後治之奈何立一將于三軍之上行師萬里之外而不與之便宜也又大醫令淳于意能診病決人死生文帝問意曰子治病能全無失乎意對以爲病順者可治逆者不可治不能全無失夫疾之

與兵而猶此也。醫無全功，將無全勝。順逆之勢不可不參，恃權而縱則君與之便宜者，反大將之鳩酒也。將而知此則稱善，將兵者君而知此則稱善。將將者而天下平平無事矣。

問古之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信矣。然是三者，敵與我共焉。待之固難，而知之尤不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然則所以知之者，何道所以待之者，何術？或謂避實而擊虛，或謂變主而爲客。夫如是，則遠近勞逸，饑飽勢至不常。我以

是待之又安知敵之不待我也惟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斯殆得用兵之要其指意所在亦有可原者歟方今國家之于醜虜沿邊屯戍來禦而去不追較之以三者之勢奚啻百倍然而在我者未見全勝也在彼者未見全敗也豈勝敗之數無當于兵法歟抑所以知而待之者有未盡歟至如昔人堅壁饗士則匈奴遠遁罷騎屯田則羌虜坐銷其遺論具在亦可採而行于今歟夫審主客計虛實以全力而制其敵固籌邊者所樂聞也其爲我畫必勝之策

于篇

夫兵也者兩設而互敵者也必知之然後能待之必待之然後能勝之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言貴知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言貴待也避實而擊虛變主而爲客言貴勝也然則遠近者何言地里也高壘深溝據險而守是之謂以近待遠勞佚者何言士馬也敵來挑戰堅壁不出是之謂以佚待勞饑飽者何言芻餉也轉輸多蓄積富是之謂以飽待饑虛實者何處乎近得其佚遂其飽則實否則虛主客者何處乎近得其佚遂其飽則主否則客虛實者何

有常形乎曰水無常勢兵無常形敵而有智者出攻
我要害不得不徙則遠近易矣應掾煩擾則勞佚易
矣絕我餉道則饑飽易矣故不爲敵撓則我爲主而
實敵能撓我則反爲客而虛善戰者避實而擊虛則
實者亦虛變主而爲客則客反爲主實者亦虛未有
弗敗者也客而爲主未有弗勝者也夫兵皆喜勝而
卒或弗勝皆惡敗而竟底于敗者弗知彼也又弗知
已也時勝時敗者或知彼而不知已或知已而不知
彼也誠知彼又知己則何敗乎將明其說必徵事焉
其證在李牧之制匈奴趙充國之平西羌此兩將者

明彼已審主客計虛實通于法術合乎勝道當時稱
之傳于後世昔者匈奴侵趙而李牧守鴈門匈奴數
入寇牧誡士卒勿出戰第自椎牛與士卒共食士卒
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曰吾將何怯也李牧若
弗聞匈奴玩之復大入牧勒兵大破之終殺之身匈
奴不復來夫牧豈怯虜者哉以爲吾卒弱而虜縱以
弱卒當縱虜如以卵投石必無幸矣故且待之待之
數年一舉而破之若口中虱焉假令牧搥于唇吻怵
于邪說則喪其本謀趙之亭障卒不解甲鼓不停桴
未無安枕之期矣昔者漢伐先零以充國往充國引

兵至先零見先零或降或叛度其必壞上書請罷騎
兵畱屯田爲坐勝之策書三上乃得報分兵爲九校
校各萬人因田致穀撓亂羌衆不得處肥饒之地居
數年先零果大困殺其首惡楊玉以降充國書曰臣
豈不知引兵遠攻自避嫌疑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
稷之福也嗟乎至言哉假令充國不力爭輒以天子
詔討之先零兵強而自據善地軍士困于寒苦之域
罹于疲餒鞍瘃之患變且不測况望縣首藁街哉法
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李趙二子誠有之矣頃
歲以來北虜穿塞爲寇大入大利小入小利我軍遇

之輒靡屯之輒解此無他故虜兵與法合我兵乖所謂也虜合法云何彼雖千里趨戰於法爲遠然絕澗踰垣遂有其險則奪我之近經涉川谷日夜而馳於法爲勞然旣入塞結營如堵晝掠夜歸我軍抹東則擊西抹甲則擊乙則奪我之佚不持糧不載芻於法爲饑然一入其地卽食其有困圍我軍餉道轉絕則奪我之飽我乖法云何頽垣壞壁延敵而入不可謂待遠戍卒候望力孤勢弱又不番休不可謂待勞月廩冬衣踰時不給不可謂待饑且欲爲待之云何他邊且勿論論其至切者今 國家建都于燕西北以

宣大爲蔽東北以薊州爲藩彼宣大邊垣旣已底績而薊州一路顧有遺謀雖稱峻嶺絕攀巉石拒口然地形延袤通胡之孔道尚衆自今作之西接宣府東連山海爲邊千二百里誠使幹濟之臣戮力經營令睥睨縱屬亭鄣星聯虜騎望見無可奈何患可少止乃所謂近待遠也戍卒所備者多故力孤力孤故勢弱今可徵募新軍填實空缺以今邊千二百里爲準每百里爲一軍每軍五千人析爲十二區每區置一將領之寬則練習急則拒守分番乘鄣養其精銳乃所謂佚待勞也司計大臣會計內帑若干外儲若干

月廩冬衣應時給發賞賜犒予不期而至內帑不足
取之外儲又不足令民買爵贖罪務益蓄積虜若臨
邊明以宣示以折其氣而伐其謀乃所謂飽待饑也
然虜計狡獪閃忽且欲知之云何邊法故有遠哨近
探之卒惟遠哨者未至虜營返而給我近探者虜兵
已迫懼爲所得張設危言不符情實以故不能知彼
旣不知彼遂昧所待亦不知已勝歸彼敗歸我獨坐
此耳今之邊將各養死士數十人親信旣深豈忍負
主若驅之哨探令與遠近偵卒偕往偕來僞口不至
夷情可獲乃所謂知之也且欲勝之云何虜凡大掠

必悉衆而行搗其巢穴以牽制之則內顧而憚遠涉
多設疑事離其上下之心令謀臣不用驍將墮體乃
所謂避實而擊虛變主而爲客制勝之術也法令久
弛人心不肅且將爲所欲爲云何曰嚴法董闕于行
石邑山中見澗深峭百仞問之傍人痴兒馬牛無有
入者董乃歎曰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
人莫之敢犯也夫人不敢犯則臂揮領招隨所東西
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興也法太嚴則厲又欲令人
親我云何曰厚賞越王欲伐吳而未知人心乃自焚
宮室下令曰抹火者比勝敵之賞趨而赴火者六千

人因遂伐吳滅之夫利之所在人忘其害皆爲孟賁婦人拾蠶漁者握鱸所利在此也設我欲爲之而人固撓之云何曰堅其志而已始李牧之壁軍也趙王用人言譙讓之已又奪之旣代者弗利王乃是牧計聽焉言者自失充國奏事時廷臣非議者十七人中十五人後計定上詰前非議者皆頓首謝吹竽滿庭孰辨其美一一聽之乃識其音夫難與慮始可與享成自古記之觀于二事則吾志決矣志決則功可就矣雖然士而有志于天下者豈少哉至成功則未焉何也機有所難窺變有所難圖時有所難矯執有所

難移或以敢任而坐鬻權或以周謀而目炫智或以
革蠹而誣亂法或以振情而誚苛衆流言三至慈母
不親况君臣之際乎此有志之士欲爲而懼其撓也
彼李趙二子其志誠堅然亦遇主今者 聖人御世
畢照群情志士奮袂而作投軀而往其誰撓哉其誰
懼哉

問黃河爲患隨地遷徙其間防避之法代有規
爲姑勿論卽如項者河決曹邑生民昏墊殆甚
有司思患預防乃有安平鎮故事之虞而持議
之臣有欲穿趙皮寨者有欲穿孫家渡者其說

孰優守土之臣有稱便者有稱不便者其見奚
異方今力已困矣猥與莫大之役用已匱矣重
以不貲之費而其役其費于時勢又不可已茲
且圖之役欲其效力而不怨何以卹之費欲其
財出而有功何以理之夫役夫衆多久勞則潰
費涉諸州兼取則冒托資姦我將令其役久不
潰財用不濫其何道以督之夫衆言淆亂必歸
諸一安所便安所不便安可見功捷而不至久
役安可少費而成功大無厭其瀆說也

天下有不可必興之利亦有不可必去之害夫利害

者休戚之原也興衰之機也利有可興而弗知所以
興害有可去而弗知所以去仁者不爲也利不可以
興而必欲興之害不可以去而必欲去之知者不爲
也不必于興利不必于去害知以度之仁以經之盡
諸我者足以回天人心是謂得時方今黃河之害
非在所當必去者乎運道之利非在所當必興者乎
而執事先生懇懇焉惟是之問無亦欲察利害之原
而究其說乎夫河之爲中國患也久矣禹鑿龍門導
大伾疏九河而注之海而後懷襄之害息允賴之利
成孟子所謂禹之行水水之道也繼禹而治者代不

之人然議論敷奏人持所見經營規度各私其功其
于利害之原率未暇致詳也 明興洪武初河嘗決
雙河口入魚臺已而用兵梁晉間 命大將軍徐達
開塌塲口決耐宰坡引曹鄆河以輸晉梁之粟永樂
中運道淤阻輸挽不繼乃發河南丁夫 命侍郎金
純引開封河復開塌塲口出穀亭北以復故道當是
時不徒察利害之原明興去之宜而 聖惠神功乎
契感格亦不可誣自是百餘年間凡七決矣雖嘗
命大臣董治其事然亦隨時補葺未聞經久之圖也
邇者河折而東決夏邑經曹縣達梁靖接二洪其于

運道有賴矣然戊申年河水暴溢曹單之地皆沼渚而濱河之民悉魚鱉蓋不忍言者且弘治五年決張秋也潰自金龍口而其所經之地莫非曹州之境今曹單之野視河水爲甚低而張秋故道又視曹單爲甚邇故曹單一決勢必尋故道而決張秋非徒南旺以北間座盡廢慮恐山東諸泉悉因之而東奔矣此河患之在山東者誠爲至切而運道之在張秋者不可不慮也決上流以殺其勢開支河以分其流今日救患之策宜莫先于此者故總督重臣一則有欲穿趙皮寨之秦一則有欲穿孫家渡之秦夫二河俱

上流也而難易殊焉何則孫家渡之開昔嘗因之以
塞張秋五十餘年淤積成阜雖經十五挑濬卒罔攸
濟趙皮寨之穿以達渦河雖其道里較若稍遠而河
身尚存易以成功然自河以南者曰二河旣開則曹
縣之患轉而之睢歸亳泗矣夫民患均切也而未然
之防亦不可不虞是故決孫家之渡則必由白露西
華以入荆山矣而壽春諸王之墳近淮河者可不
慮其奔迫邪開趙皮之寨則必經渦河蒙城以達臨
淮矣而祖陵皇陵之在鳳泗者可不憂其蕩齧
邪故蓄害之及于民者均之可恤而其切于陵寢

者尤可畏也雖然二河誠可鑿也方今財力困矣莫大之役不貲之費將何所取給邪議者謂在山東則有溜淺之夫堤白之夫在大名亦有堤夫在河南亦有河夫堤夫堡夫而歲時定派復有椿草之銀然河南之夫徵銀以爲雇募之直山東之夫役力以備挑濬之用而力與銀又取諸均徭蓋自黃河興役而經費有常所謂輪年之額辦者也而明問則曰役夫衆多久勞則潰財出州縣兼取則冒托資奸者無亦有懲于勝國之已事而爲是憂治時之言乎愚則以爲救災卹患本非黷武窮兵之事而董理諸臣又非好

大喜功之人故尚書宋禮役夫一十六萬以決會通之淤凡七閱月而後成都御史徐有貞役夫五萬八千以塞滎陽之決歷十有八月而後集及決金龍則白康敏役夫二十五萬矣復決張秋則劉忠宣役夫一十二萬矣又皆成功于二年之後當時民不以爲怨者得非說以先民民忘其勞邪茲果欲其役久而不潰愚則曰非姑息之可能也必與之工直以安其心錫之犒賞以作其氣出給有時更休有候而又節其風雨之勞恤其疾苦之私復得仁厚之吏巡行勞來于其間有如李牧魏尚之撫士卒卽驅之于必死

民且樂于戰矣况徒役其力而已邪果欲其財出而不濫愚則曰非浚削之可恃也必圭地以計其數因數以定其夫測深廣以驗工視濕燥以爲節而又遠邇有程稽考有籍復得庶甌之吏覈實經度于其間如孔僅劉晏之善心計卽有汚吏猾胥無所容其奸矣況用之而得其人邪嗟夫此自一時區處者言之也而利害之原則固有未悉者昔宋欲回河歐陽脩曰凡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于其始審于其終計所利者多乃可無悔劉敞亦曰天有時地有勢今極力于疲病掠財于殘耗上與天爭時下與地爭勢

未見其爲可也方今可憂之害莫切于 皇陵必圖
之利莫先于漕運乃者河水東行而 陵寢無虞接
河濟洪而漕挽通利此蓋 皇天垂祐地祇效靈
國家億萬載無疆之休端有在于此者是豈人謀之
能與哉而持議之臣不審其所終自貽無窮之患爭
時爭勢強爲難圖之功誠未見其便者然則爲今之
計必何如而後可哉陳堯佐知滑州以西北水壞城
築大堤又壘埽于城北護州中居民復置木龍以護
岸當時賴焉任伯雨云河流必決者勢也安可以人
力制哉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

勢使不至大段漫流爾故與其分心于難濬之二河
孰若併力于尚完之曹單是故多置方舟疏濬淤澱
使河益深廣足爲容受之地以行賈魯之三法寬立
隄防增培卑薄復旁植木龍以當奔突之勢以行賈
讓之三策不然則又于崔壩南岸別決小河自賈庄
以達梁靖俾水有所分且免他虞是或治河之一道
也如是則事捷而役不久功大而費不重矣然草野
之臣不識忌諱復有進于此者晉景公時河壅不流
召伯尊遇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哭之旣而祠焉
斯流矣如言漢武帝時河決金隄谷永以爲河乃中

國之經濟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宜脩政
以應之至後世三寶之說獻于祖禹崇陽抑陰之疏
進諸李綱此愚生所謂得其時焉之意也茲遇 聖
明在上知周仁備以建中和之極行將見其就下安
流出圖書以答 皇休矣愚也又何贅焉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四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五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論三首

善用兵者教正不教竒論

聖人自有中和之氣論

文章根本六經論

論

善用兵者教正不教竒論

兵之道貴神而用之者貴密神也者言不可測也而使人測之則非神矣密也者言不可泄也而豫泄之

則兵殆矣夫兵之爲器非玩物也勢相角而成敗分
焉壁相望而存亡決焉皆欲相敗皆欲相亡則皆用
竒故竒者所以徼勝圖存使人不可測者也善用之
者不豫泄則孰能測之不能測則令之而隨驅之而
往隨者自隨莫知所以隨也往者自往莫知所以往
也如是則勝道得而敵不能敗也存道得而敵不能
亡也李靖言用兵之道教正不教竒非愚三軍而自
智專能而忌人奪也正可教也竒不可教也夫攻守
進退此四者兵之形也攻與之攻守與之守進與之
進退與之退授以方畧豎以表幟期以時日約以止

舍此謂以正出以形見可使三軍知亦可使敵國聞
何也兵得利則攻不得利則守得利則進不得利則
退敵之智與我均也其得利與不得利可攻可守可
進可退形跡暴露丁在衆自三軍之智與我均也若
之何而不可教也至若當攻而却守變守而爲攻進
可矣乃復退焉退可矣乃復進焉得利而不趨不得
利而不避所用者不合形不用者不合勢駭耳目悖
方體此所謂竒也不可令三軍知不可使敵國聞三
軍知則機泄機泄則敵國聞敵國聞則謀解而乖我
所之敗之階也亡之媒也故兵道貴神而用之貴密

神者所以爲不可敗也不可亡也密者所以爲勝也所以爲存也其不以教衆者此也古之人有用之者齊之田單漢之韓信是已夫騎劫舉數萬之衆以臨卽墨卽墨小邑安能當劫單乃令男女乘城妻妾編伍此謂死守以正教之者也彼收牛聚刃買脂采葦製絳衣選壯士之數者人不知單之爲單亦不告以故一夕而牛具乃加絳衣其身而灌脂束葦其尾火燒其端帶刃于角穴城而出以奔燕軍壯士從後攻之燕軍敗遁卽墨得不下遂復齊七十餘城向使單豫以謀示則人必相恐以爲速禍將有持謀告劫而

求下者此不教竒之効也韓信之擊趙也建大將之旗鳴霸鼉之鼓歷太行之巔下井陘之口號令三軍乘夜急馳此謂進取以正教之者也巳而爲背水陣諸將不然信徒令之而不諭其指及趙軍攻壁漢軍殊死戰趙軍敗走漢軍進擊斬陳餘于泜水之上諸將畢賀問信所爲背水陣者信乃解之而諸將始服向使信早諭其指三軍聞之而生懼懼則必走漢事債矣此不教竒之効也且趙亦有竒廣武君之策是也陳餘棄而不用信間知之乃遂東下趙聽廣武信必爲禽矣故信宜亡而顧存趙宜存而反亡乃趙之

奇泄也田單反言詭詞以誤燕將燕將惑之劓面掘
塚遂以怒衆而堅其敵苟劫而有間所得詭詞皆因
而倒用之雖有十單不能守一卽墨故劫應勝而顧
敗單應敗而反勝乃單之奇密也夫奕者背道而反
擊彈遠以圖近相對脉脉而勝負決焉者密之所就
也醫國厲鍼砥石掩其不見而著病人割皮解肌不
謀而施病因以已者密之所濟也兵亦若是而已夫
死者人之所懼也亡者敵之所惡也用奇危道納生
于死者也用奇劫道陷敵于亡者也其密而不以教
衆者所以使懼死之士不走而惡亡之敵不備也故

或止如泰山或動如流水其動其止不可得而測也
或恬如處子或疾如脫兔其恬其疾不可得而測也
一日之內而攻守異焉俄頃之間而進退異焉變化
紛紜不可執擬問之不告告者非情我所趨者非衆
所意衆所意者非我所趨在心有餘在口不足乃所
謂善用竒者也雖然竒亦非易易言者機智弗圖不
可用也勇力弗瞻不可用也士心不和不可用也不
信于君不可用也好竒而數出之則三祥而七災間
出之則十往而十利越王式怒鼃而士氣遂奮再式
之則不奮矣周王求玉簪而人不敢欺再求之則反

欺矣何也機泄而人得測之也故竒者間道正者周
行正可使由之亦可使知之竒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故有教有不教也

聖人自有中和之氣論

聖人所以善其符表者能治其性情而已矣夫性之
所貴也莫貴于中和情之所忽也莫慎于幽獨故能
治其性情則容貌威儀靡弗善矣不能治其性情則
容貌威儀靡弗失矣何也容貌威儀性情之符表也
傳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因外以知內也又曰顯
允君子莫不令儀言由內而彪外也且夫性有四德

情有四失氣有四戾皆相沿而起相漸而流也何謂
四德端而肅者貌之德也威而毅者容之德也莊而
嶽嶽者體之德也慎而縮縮者動之德也四德不存
則有四失貌不作肅其失也怠容不作威其失也惰
體不作莊其失也放動不作慎其失也肆四失之流
則有四戾夫怠流而肅不可返矣惰流而威不可返
矣放流而莊不可返矣肆流而慎不可返矣不可返
謂之戾戾謂之不和不合道謂之失失謂之不中此
恒人之通疾而粹氣之難覩也聖人之生異于凡民
而所操存兢業者又甚于凡民入太廟則肅肅矣然

入前有肅焉所入而不肅也立朝廷則慄慄矣然立
前有慄焉所立而不慄也接賓客則戢戢矣然接前
有戢焉所接而不戢也無不肅卽有所不肅猶肅也
無不慄卽有所不慄猶慄也無不戢卽有所不戢猶
戢也是故燕居之時異乎入太廟矣而肅未忘異乎
在朝廷矣而慄未忘異乎接賓客矣而戢未忘心不
忘則性存性存則情自治情治則氣自醇故貌若解
肅而不涉于怠肅將之也容若解威而不淪于惰威
持之也體若解莊而不近于放莊維之也動若解慎
而不溺于肆慎宰之也夫不肅而亦不怠不威而亦

不惰不莊而亦不放不愼而亦不肆是氣也誠難所
名君子目之曰中和明抗厲之人則大局任縱之人
則大乖也今夫冬日苦寒偏于陰也夏日苦燥偏于
陽也體陰陽之氣適寒燥之中者莫當于春輝春輝
可以喻聖人矣是以身處相闔之奧而聲聞于邦閭
之著美在一時而儀刑乎萬世謂其幽獨之中忽微
之際能若此也夫氣不可僞以發之乎性情也故聖
人之學治性情而不治氣恒人之學治氣而不求之
性情則氣終不可治矣夫恒人之學旣不逮乎聖人
而所操存兢業者又不逮乎聖人故自生民以來恒

人恒多聖人恒寡者此也或曰語有之唯上智與下
愚不移聖人者天子之衆人者天否之噫非然哉金
之含礫玉之挾瑕此非其性與而良工治之金化轉
精玉化轉美也斯足以證聖人之可學氣質之可純
矣

文章根本六經論

夫聖人之言稱曰經者何也釋義曰經者常也言萬
世可常用也故天有常星不見則爲異聖人有常言
不用則爲乖經有六者何也聖人迭出咸各立詞交
明互發故累爲六也夫天地之理不旋生一聖出一

經作所說何也道在天地間紛綸溟滓一方不可盡
故一人不能究固必待數人出前者開之後者推之
畧者廣之微者闡之其理始完具無缺故六經各一
體不相沿也夫既不相沿也則無相悖乎夫聖人觀
物察則而立詞聖人誠聰睿出尤不能各創一理若
道有鬱而弗彰物有存而未名世有變而政殊時有
更而事異則尋所漏遺增埤之其已具者不復枝贅
故聖人之言或開或推或畧或廣或微或闡也若然
者則六經者載道之器也亦稱文乎夫文猶飾也器
不飾則質不售言無文則人不傳故文者感愛鍾慕

悅目注情使人沾沾不釋者也六經若不文當時卽
棄之何以行千萬世至于今是故易布卦以經緯相
錯書序事以都兪造端詩紀德以比興發義春秋明
王伯以褒貶屬詞禮樂陳噐數以問答成章人誦其
言則愛則慕則悅則注至不忘也然則文章必根本
六經乎文章根本六經宋士說也宋有曾鞏氏者號
爲能文章彼其操翰命指類皆憑依道法頌說先王
一時士人稱之以爲不詭于六經夫不詭于六經能
矣然而不能翼也其失則泥也何也夫千萬世之上
聖人迭出其言猶以世殊故經有六千萬世之下聖

人既遠其言愈當有修補也且所貴于文者非徒不
詭于六經卽云至也于以明道教議政治稽品式辨
風俗商損益也古今異時則諸物異宜六經之言誠
具然不能豫窮後世之變修詞之士能隨時論事今
可申法陳教卽所謂助其窮周其變也故言雖不必
六經之徇而寔翼之也今按肇集其說第陳故而繁
枝蔓凡枝蔓必附大木然後引而起謂爲根本六經
信矣稱爲作者未也夫棟宇之制大匠不能更然宗
廟明堂各一規也律呂之節大師不能變然雲門肆
夏各一闕也六經之道才哲不能踰然宣情道蘊各

一摸也故語必襲古是賈販而轉徙也體必依物是
童步而倚壁也夫道猶帛也而五色之變燦燦殊焉
其質則皆素也由此言之文何嘗無本哉亦何必相
襲哉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五

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十六

左輔王維楨著 館甥渭上南師仲編

雜著一十首

御試足食足兵議

王母太孺人述

雪灘釋代陳子作

五泉子說

字姪脩仲說

葉母還金跋

跋許石城所藏群公詞翰卷

許氏贈言跋

匪懈稿志

書李空同贈華雙梧瑯琊行後

原詩附

雜著

御試足食足兵議

夫愾敵思奮以震耀國威者策士之志也養兵俟時以培植本根者哲人之智也岐兵食而兩圖者偏陋之見也隨罅隙而補葺者因循之謀也是故因循僨事偏陋無功哲人樹績策士揚名夫兵之不震也國威以卑謂兵者國之防也食之不克也兵且隨懦毋

亦謂食者兵之幹乎夫騏驥之行千里也然奪其粟則跬步難之矣賁育之敵萬人也然枵其腹則匹夫惴之矣國倚于兵兵倚于食其執固聯而弗可離也今昔經國者孰智于孔子其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加食于兵之先蓋參騏驥而豐其粟飯賁育而充其量使之千里馳而萬人當也其次如漢孔明者亦不可謂弗智然盡瘁出師竟滯偏安乃亦謂運糧不繼使已志不申正猶夫奪騏驥之粟枵賁育之腹而責之千里萬人之技也其弗難哉故愚謂足兵莫如足食足食莫如節費節費莫如儉欲儉欲莫如審

執夫閭閻之蓋藏盡則民貧倉府之積貯虛則官貧
內帑之頒濟竭則國貧三貧具而國耗矣國耗不可
以言足食故足食之道不在于開源而存乎節流不
在于任人而存乎儉欲不在于詢謀而存乎審執何
謂執欲心侈則財費財費則民費民不支則國費國
且費腹心枯寂之至也內之或揭竿外之或舉烽大
之或連甲不解細之或狐鼠相尋吾不知其所底矣
故歸諸審執今之食其可謂匱而嗇矣今之兵其可
謂驕而惰矣邦家之威靈氣焰其可謂賤以卑矣其
賤以卑也謂驕而惰者也其驕而惰也謂匱以嗇者

也茲欲其不貶不卑不惰不驕不匱不嗇而兵食足
焉國威震焉是故惟策士先其急惟哲人究其原勸
農通商者爲裕圖選材練卒者爲通論何也孟子謂
制挺以撻堅利之兵壯士具也韓洸運米未及而六
軍有脫巾之呼餒奪志也此可以鑒矣

王母太孺人述

太孺人姓劉氏配先君文菴公先君生一子曰維楨
楨年二十而文菴公卽世初文菴公教楨治舉子業
甚力恨不旦夕就功名母劉姓醇慈念孤兒不欲勞
弊精神不問勤惰顧禱于鬼神謹每晨興焚香屈膝

仰天祝曰天乎我王有世德至吾兒孤矣天庶其祐
之比楨貴母劉敬神愈益篤以爲兒成人神相視力
也初王氏業替也會又值歲飢楨持故紵衣易斗粟
來僅僅朝夕隣有嫠婦餓且死母劉收養之至損直
之半以給曰卽飢甚吾能活隣婦天獨忍斃我乎於
是聞者皆賢劉謂代餓婦報劉者必天也嘉靖丁酉
蒙 恩詔得封太孺人文菴公贈翰林檢討徵仕郎
如楨官楨爲具翟冠製錦袍進母劉母劉顧涕泣曰
汝父安在誰令種之誰則食之一再御輒箱之後楨
數冬進紵夏進縠皆箱之不御曰吾美此第非性所

安耳癸卯歲壽六十秦俗父母六十始壽子孫爲入
諸內外親禮置酒大會稱觥致祝詞是歲母劉從楨
養京邸缺不舉越二年乙巳母劉念家思歸不可得
楨爲疏請于 上乞送與歸許之今年壽六十加三
歲矣歸且入諸內外親禮置酒大會稱觥致祝詞舉
癸卯缺事夫楨所祝願吾母者卽南山不啻也顧猶
悼往觸懷念吾父焉年不與俱也而章志揚光訓孝
勸德則惟大人先生立言示信俾氏有述云

雪灘釋代陳子作

雪灘山人者峽江人也關中陳子與山人同官每從

山人游見山人瑩表淵中弗激弗涅乃甚禮山人問
山人曰公奚雪灘稱也山人曰余蓋依峽水之汧而
家焉巖虛境寂則泉聲瀑峽而落延漫平川席展鏡
澄又雪時墜玉飄綃彌灘幕峽風噓之塵月輝之動
山人則棹孤舟蕩瓊淑光溢波映目曠神怡山中人
訪余者輒亦舟從於是灘之上遂呼山人曰雪灘而
余亦自謂雪灘云陳子曰固矣今且官大夫離隱就
列廼猶嗟灘戀雪必襲故稱何也山人曰余愛其時
如鷺斯下焉如鶴斯集焉入沙脉脉拂澗泠泠布襪
凌波而不爲緇敝裘行岸而不知寒雖余脫跡灘上

而神往若昔終不以大夫廢吾稱陳子曰嗟雪灘山人
孰勝矣吾爲山人聞厥義夫雪澤物也冬窮雨露
故膺序以著功灘匯區也時值旱魃恒分流以濟暵
是故同雲始降者以廣潤也靡引弗達者以答望也
君子觀于雪於是虛明以象其體氤氲以肖其氣執
乎我乘則覃以澤宇觀于灘於是蒙蓄以大其源鑑
澈以含其用時乎我將則溢而流下山人者雪灘之
思思者勝也苟繹斯義則思者遺矣山人矍然曰遐
哉理乎子之論也始余欲灘之上卧如袁以偃以仰
而已矣狂如孟以觴以梅而已矣放如猷以往以返

而已矣茲若而言余將謝所思而余稱終不欲廢陳
子曰稱聽山人然雪灘非山人實無當

五泉子說

東南之水不可勝記唯海爲最大次若太湖太湖于
古爲震澤其水延漫浩淼未可津涘旣溢而流則區
分支別爲彌不同流嘉善者稱五涇焉五涇有薛子
之居在薛子以居其濱因而自稱曰五泉子居三十
年始爲仕仕而政體有沿革物情有常變人事有順
逆若是弗齊固各有則薛子居學旣久諸物咸具仕
逾十年自有振矜表樹之業以百指數皆能因政植

體不怵于情不詭于衆有定執焉於是人譽五泉子
然又或惡五泉子擠使不利於是五泉子不得久在
內謫居外服而五泉子得譽不以我爲賢也卽得惡
不以我爲不肖也爲駕部郎中貴重不爲忻也迨出
典牧守不以抑爲戚也於是王子欽焉爲說五泉夫
五涇之水分逝各足流日夜無休已時非以太湖爲
之本哉不有則絕然望海遠不直達徑奔又必經九
華之山三泖之浸幾折而後至于其中衝飈激浪偶
會不謀或使蛟龍徙其窟光景失其觀固亦有之然
竟歸于海何者以水之志必于海也夫水之志必于

海人之志必于極則何異哉然不蓄不洩不曲不達
不激不奔水之道如此五泉子之行寔此與類故予
欽羨嗟異非私之也五泉子曰於乎予稱五泉安能
若子說且予安能抵于極乎於是王子申之曰夫水
之道順逆不至海唯人亦然乃子譽不爲有惡不爲
懾在內不爲忻出外不爲戚誠有合乎順之道矣夫
順而往焉弗至哉焉弗至哉

字姪脩仲說

姪名吉兆從余業旣冠余將字告之曰汝孩窘奪母
孤子失依幾無以形振于人寰祖母氏篤憐躬撫及

長甘貧嗜學命名吉兆志喜也尊其名則身愛矣身
愛則親顯矣愛身顯親允如所謂吉也古人有履吉
之道夙佩以自教今以教汝吉兆感泣請示之夫子
嘗曰君子脩之吉因取脩仲字之以示教也夫君子
始厄釁險末躋達順者非初以達且順之爲貧恒懼
辱身逮親罔獲彛倫居也明通以宏詞比類以成行
師恪以廣業歸欲愛身顯親如吉也已昔李密六月
而背父四歲而別母習行依劉以至成立當其時密
免淪于危者幾希密懼焉弗敢學肆崇欽以植德折
節以鼎賢侍葍殫孝砥行軼古已行飭而風高君賁

而臣臨英焰懋績拔衰踞盛劉因以慈著迄今人逃
悼焉密于時敗學危身天下後世庸詎知有劉邪故
不知脩者辱身者也辱身者辱親者也辱身以及親
凶之孽矣吉兆之謂邪久之吉兆泣下籍手以拜曰
字我者叔也師也勗我者密也古賢人也體規立念
吾可以勉順祖母氏命名之意矣旣退遂書其說于
齋

葉母還金跋

夫葉母其可謂難哉夫士習書史之業講聖賢之則
也然猶不免金惑卽不爲惑則又振物矜有鈞勝希

前寘彼以就此均之貪矣夫葉母者筭儻之流閨閣之英固無所謂習書史之業講聖賢之則也顧有此還金事然非賈名非餌世嗟乎難哉司馬氏號稱良史至爲巴婦立傳啟貪人心謬甚若葉母者可以傳矣

跋許石城所藏群公詞翰卷

今在卷者則皆具中長老先生之作往皆有嚴詞壇者也彼其人骨朽矣其言猶爲石城君寶而藏之乃知自剖判以來未有不敝之軀誠有不敝之語也余關以西人也仕宦旣二十歲矣乃始行游江南睹江

南之川嶺生物及其土風旣歆然艷異之矣乃復獲讀此卷則大江者固天所以界宇宙限南北令各不相能非人爲也且無論他卽詞調亦兩之矣總之北尚風骨南尚色澤然人好南音者則十夫而九也

許氏贈言跋

少華許氏者余關中詩人也乃贈與槐公詩顧皆江左陸何諸人之調謝公爲余歎伏之最甚有故哉在昔有狄牙者能嘗淄澠之水而別之因以調味而適于衆口則許氏之謂矣余觀許氏諸什總之工于形似至稱謝公之詩則言宣金大呂振摛錦高霞絢可

謂得象蓋自陸何諸人以後獨唯謝公足以當之豈可數哉然謝公頃游關中往來鄜杜之郊其爲詩固有方軌杜陵或且軼之者不專倣陸何乃知許氏有遺論矣余固表出之焉夫江海所以爲百川宗者以珍竒具也

匪懈稿志

在昔詞林諸公凡承校士之役者至所錄諸文率皆宿構謂旣入簾每多瑣屑責應之事不得專意筆硯故也余因是亦竊效焉及旣入簾與同事者慈谿袁子議題目乃遂易孟子題有謂居數日梓人請錄文

余出諸所構者巾笥中視之甚憊憊不當其懷於是
苦之而伏在牀上起復視愈益厭惡之乃輒就焚棄
焉嘿坐移日不得一好語甚困至夜半忽忽若有得
也乃剪燈益炷引筆伸紙遂成一文明日文成一文
又明日又成一文不出七八日而諸文皆就矣遂皆
入梓卽其詞荒穢不治然嘔出心肝矣今錄旣已行
世然稿本不欲輒廢留以覆醅仍內之笥中焉昔詩
人咏山甫之德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自余奉 詔
入簾歷二十日許計日得交睫者不及三四夕兢兢
然以不稱任使爲懼也余謏劣雖望山甫千里然匪

懈則其心有之矣乃取以名其稿云策一篇遺而不
錄者以皆心力所在與初構孟子文一篇亦附之稿
末焉嘉靖乙卯八月二十五日關中王維楨書于貢
院之聚奎堂

書李空同贈華雙梧瑯琊行後

原詩附

此空同先生詩也蓋華公以言事謫官之滁因遂借
馬爲喻又切太僕本事其間命意構詞上逼少陵而
骨健氣逸則駸駸然凌太白之駕矣頃來晚學才弄
筆扎習韻語便欲雌黃老手誠所謂幾曾望見脚板
者也余在愁寂中偶閱太僕志此詩編在其間因附

是語以警狂悖云爾

瑯琊山淮海際瑯琊神上訴 帝唐韋亡宋修老
釀泉西澗空秋艸圉人山下開新道勾吳驥子行
地龍奮鬣入燕燕群空屹立天仗下長鳴向天
子願借上方劔斬此求馬使千金買驟驚可望千
里至 帝斥驥歸瑯琊駕紫氛驟赤霞步驟堯舜
軌背扛羲和車怒氣洒江江水立渴吻吸海老蛟
泣颶風夜襲扶桑根天吳噴薄箕斗昏絕頂望之
眠不得圓方莽蒼日無色亭前吹笛凍石裂崖下
笛聲風雨黑長安執友束生芻楚天延佇雲糝糊

右詩空同集不載以是知先生著作逸者蓋尚
多也因附載于此俟蒐執文者采焉渭上後學

南師仲志

槐野先生存言稿卷之十六